

魏書八

列傳
盧李許竇柳辛裴杜韋

玄訢老瑾崇^紹先駿銓閔

蘇港

高允
李靈
崔鑿
尉元
慕容白曜
韓茂
皮豹子
封勃文
呂羅漢
孔伯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7
8

文庫 11
D 267
8

魏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韋閔

杜銓

裴駿

辛紹先

柳崇

韋閔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冠族。祖楷。晉建威將軍。長樂
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長秋卿。閔少有器望。值慕
容氏政亂。避地於薊城。世祖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屬杏城
鎮將郝溫及蓋吳反。關中擾亂。閔盡心撫納。所部獨全。在郡十六
年卒。



柳崇

48-11133

010190558555

子範。歷鎮西大將軍府司馬。試守華山郡。高宗時。賜爵興平男。卒。
子儁。字穎超。早有學識。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爲州里
所稱。太和中。襲爵。除荊州治中。轉梁州寧朔府長史。還爲太尉外
兵參軍。本州中正。遷都水使者。所在有聲。世宗崩。領軍于忠。矯擅
威刑。與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同時遇害。語在植傳。時年五十七。
儁與祚婚家。爲忠所惡。故及於難。臨終。儁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
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
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中壘將軍。洛
州刺史。謚曰貞。有子十三人。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襲爵。除員外散騎侍郎。齊王蕭寶寅
儀同開府屬。因戰收歿。

榮緒弟榮茂。字子曄。以幹局知名。歷侍御史。尚書考功郎中。出爲
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末。兄弟並歿關西。

榮茂弟子粲。爲寶炬南汾州刺史。

子粲少弟道諧。爲南汾州鎮城都督。齊獻武王命將出討。陷城。克
之。武定末。子粲官至南兗州刺史。

閻兄子真喜。起家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馮翊太守。

子祉。卒於太府少卿。

祉子義遠。出帝時。爲岐州刺史。歿關西。

祉弟禎。有識幹。起家奉朝請。尚書郎中。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廷
尉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卒。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

子文殊。員外散騎侍郎。早卒。

閻從叔道福。父罷。爲苻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爲堅東海
太守。堅滅。奔江左。任劉裕爲輔國將軍。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歷

劉駿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錄事參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欲擁州內附道福參贊其事以功除安遠將軍賜爵高密侯因此仍家於彭城卒贈征虜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簡

子欣宗以歸國勲別賜爵杜縣侯高祖初拜彭城內史遷大將軍宋王劉昶諮議參軍廣陵侯元衍爲徐州刺史又請爲長史帶彭城內史撫綏內外甚得民和世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河北太守不行尋轉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龍驤將軍南兗州刺史謚曰簡

子元叡武定中賴川驃騎府長史

欣宗從父弟合宗卒於東海太守

子元恢有氣幹孝昌初值刺史元法僧據州外叛元恢招聚同志潛規克復事泄爲法僧所害時人傷惜之

閻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道壽劉義真鎮關中辟爲主簿仍隨義真度江歷魏郡弋陽二郡太守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以入國因寓居河洛少爲身兗州刺史鄭義所器賞解褐中書博士轉司徒從事中郎高祖納其女爲充華嬪除南賴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爲司州中正尋除右將軍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爲河南邑中正崇頗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爲鄉郡太守更滿應代吏民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在郡九年轉司徒諮議久之除華山太守卒

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猷之弟休之起家安州左將軍府城局參軍轉給事中河南邑中

正稍遷安西將軍光祿大夫休之貞和自守未嘗以言行忤物卒
子道建武定未定州儀同開府長史帶中山太守

道建弟道儒齊文襄王大將軍府東閣祭酒

閭族弟珍字靈智高祖賜名焉父尚字文叔樂安王良安西府從
事中郎卒贈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解褐京兆王子推
常侍轉尚書南部郎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欵朝廷思安邊之略以
誕爲東荊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
餘里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
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卽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
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
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
霸城子蕭道成司州民謝天蓋自署司州刺史規欲以州內附事

泄爲道成將崔慧景攻圍詔珍率在鎮士馬渡淮援接時道成聞
珍將至遣將苟元賓據淮逆拒珍乃分遣鐵馬於上流潛渡親率
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奮擊破之天蓋尋爲左
右所殺降於慧景珍乘勝馳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
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高祖詔珍移鎮北陽蕭贖遣其
雍州刺史陳顯達率衆來寇城中將士咸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
銳未可便挫且共堅守待其攻我疲弊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拒戰
殺傷甚衆相持旬有二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潰以功進爵
爲侯車駕南討珍上便宜并自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爲前驅
詔珍爲隴西公源懷衛大將軍府長史轉太保齊郡王長史遷顯
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驂騮二
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

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加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與尚書盧淵征楮陽。爲蕭鸞將垣歷生。蔡道貴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淵曰。王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樊鄴。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沔北旣平。以珍爲建威將軍。試守魯陽郡。高祖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濟水。高祖曰。朕頃戎車再駕。卿常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與卿同行。但三鷄險要。非卿無以守也。因敕珍辭還。及高祖崩於行宮。祕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永平元年卒。時年七十四。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懿。長子纘。字遵彥。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爲博士李彪所稱。除祕書中散。遷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各德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

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徙太子中舍人。仍兼黃門。又兼司徒右長史。尋轉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爲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敕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爲州。復敕纘爲長史。澄出征之後。蕭衍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永平三年卒。年四十五。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遷太尉騎兵參軍。出爲雍州治中。轉別駕。入爲司徒掾。尋轉散騎侍郎。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彧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首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爲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咸踐啟修敬。不復爲害。彧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爲長史。拜通直散騎常侍。尋以本官兼尚書。爲幽夏行臺。以功封陰

生後

盤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孝昌元年秋卒。於長安。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

子彪。襲歷本州治中。轉別駕。孝莊末。藍田太守。沒於關西。彪弟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天平中。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姦通。乃刺殺之。懼不免。仍亦自害。

或弟肱。字遵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肱以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遷祕書郎中。稍遷左軍將軍。爲荆郢和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爽啟稱。肱父珍。往任荊州。恩洽夷夏。乞肱充南道別將。領荊州驍勇。共爲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荊州事。肅宗末。除征虜將軍。東徐州刺史。尋遷安東將軍。加散騎常侍。蕭衍遣其郢州刺史田儼。率衆來寇。肱於石羊岡破

斬之。以功。封杜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永安三年。卒於州。贈侍中。車騎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宣。

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解褐奉朝請。遷尚書令。吏部郎中。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時年三十二。

鴻弟道植。武定末。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太祖時。有安定梁穎。先仕慕容寶。歷黃門郎。入國。拜建德太守。賜爵朝那男。

孫景儁。起家趙郡王幹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司徒中兵參軍。卒。子師禮。早卒。

師禮族弟嵩遵。少有氣俠。起家奉朝請。歷司空外兵參軍。後蕭寶夤爲雍州刺史。引爲中兵參軍。深見信任。寶夤反。令嵩遵率衆出征。嵩遵僞受其署。既行之後。遂與侯終德等。還來襲城。以功。封烏

以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後除光州平東府長史。轉荊州驃騎府司馬。卒。官年四十四。

嵩遵弟嵩景。武定中。燕郡太守。又有武功。

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涼州。還鄉里。父擁。字天祐。秦州撫軍府司馬。湛少有器行。頗涉羣書。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轉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為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臥疾於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契關。故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即時屠戮。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

鄉里父

契關

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不滅之心。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為王族滅寶夤。復報曰。此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爾。湛復曰。凡為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校辦有成理。不堪恐荆棘必生。庭閣願乞骸骨。還鄉里。脫得因此病死。可以下見先人。寶夤素重之。以湛病。且知不為已用。聽還武功。寶夤敗。莊帝即位。徵補尚書郎。既至。莊帝曰。前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為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雖言辭。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寶夤周遊契關。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悅。拜散騎都尉。仍領郎。尋遷中書侍郎。出帝

可遊契

初病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陝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從母弟。天水姜儉。字文簡。父昭。自平憲司直。出爲兗州安東長史。帶高平太守。卒於營。構都將。儉少有幹用。勤濟過人。起家徐州車騎府田曹參軍。轉太尉外兵參軍。蕭寶夤出討關西。引爲開府屬軍機謀略。多所參預。儉亦自謂遭逢知己。遂竭城委託。寶夤爲雍州。仍請爲開府從事中郎。帶長安令。及寶夤反。以爲左丞。尤見信任。爲羣下所讎。疾寶夤敗。城人殺之。時年三十九。蘇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遇。命也如何。

儉弟素。武定末。中散大夫。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胄。苻堅太尉長史。父疑。慕容垂祕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在濮陽。世祖欲命迎。

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理高。浩對。京兆爲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爲諸杜之最。卽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迎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旣是宗近。何緣復僑居趙郡。乃迎引。同屬魏郡焉。遷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

子振。字季元。太和初。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

子遇。字慶期。起家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尚書起部郎中。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出爲河東太守。卒。贈中軍將軍。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鴻。永熙中。司徒倉曹參軍。

銓族子洪。字道廓。延興中。爲中書博士。後使高麗。除安遠將軍。下郡太守。轉梁郡太守。太和中。除鷹揚將軍。絳城鎮將。帶新昌陽平二郡太守。卒。年五十二。

子祖悅。字士豁。頗有識尚。大將軍劉昶參軍事。稍遷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爲太尉。汝南王悅諮議參軍。出除高陽太守。卒於郡。

子長文。字子儒。肅宗挽郎。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郎。以隨叔顥守岐州。勲。賜爵始平伯。加平東將軍。天平末。卒於安西將軍。光祿大夫。贈中軍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

長文第四弟子達。武定中。齊文襄王大都督府戶曹參軍。

祖悅弟顥。字思顏。頗有幹用。解褐北中府錄事參軍。正光中。稍遷

曆威將軍。盱眙太守。帶大徐成王。元法僧之叛也。顥逃竄獲免。後爲諫議大夫。孝昌二年。爲西征軍司。行岐州事。蕭寶夤起逆。顥據州不從。還除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以守岐州勲。封平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武泰中。轉授岐州刺史。永安中。除涇州刺史。時萬俟醜奴充斥關右。不行。乃爲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之。不尅。事寧。除鎮西將軍。光祿大夫。以勲。又賞安平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以平陽伯。轉授弟二子景仲。後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沒於關西。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雙。碩本縣令。假建威將軍。恒農太守。安邑子。卒。贈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爲神駒。因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屢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

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府縣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劉駿遣使明僧暲朝貢，以駿有才學，乃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皇興二年卒，贈平南將軍，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

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年十三，補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轉主客令，以婦父李訢事，出爲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夷，前後數致寇掠，修明設烽候，以方略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靜。高祖嘉之，徵爲中部令，轉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太和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高祖悼惜之，賜帛一百匹，謚曰恭伯。世宗時，追贈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上卷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開解。起家奉朝請，太尉集曹參軍，轉長流尚書起部郎中，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肅宗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婿，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晒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土，蠻酋田朴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蕭衍遣將李國興寇邊，時四方多事，朝廷未

遑外略緣境城戍多爲國興所陷賊旣乘勝遂向州城詢率厲固守垂將百日援軍旣至賊乃退走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朴特自國興來寇便與詢犄角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尚書至都未幾除豫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未之州還爲七兵尚書常侍如故武泰初詔詢以本官兼侍中爲關右大使賞擢慕義之徒未及發會朱榮入洛於河陰遇害年五十一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貞烈無子修弟務字陽仁少而聰慧舉秀才州辟主簿早卒

子美字師伯少有美名舉秀才州主簿太尉咸陽王雅相賞愛欲以女妻之美拒而不納除奉朝請亦早卒無子

務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舉秀才至都見司空李訢與言自旦及夕訢嗟善不已司空李冲有人

倫鑒識見而重之高祖初徵爲尚書王客郎與前隴使顏幼明劉思效蕭琛范雲等對接轉都官郎邊員外散騎侍郎舊令與吏部郎同班闕高祖曾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遷都洛陽以宣爲採材副將奉使稱旨遙除司空諮議參軍府解轉司州治中兼司徒右長史又轉別駕仍長史宣明敏有器幹總攝州府事無凝滯遠近稱之世宗初除太中大夫領本郡中正仍別駕又爲司州都督遷太尉長史宣上言曰自遷都已來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皆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爲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宣善於綏撫甚得羌戎之心復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先是有陰平氏酋楊孟孫擁戶數萬自立爲

王通引蕭衍數為邊患。宣乃遣使招喻。曉以逆順。孟孫感恩。即遣子詣闕。武興氏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世宗嘉焉。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祿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哲。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永平四年。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時年五十八。世宗悼惜之。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莊伯。並在文苑傳。

第四子獻伯。武定末。廷尉卿。

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

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內外欽服之。復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遼遠。實憚於栖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高祖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高祖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子宗賢。

思濟弟幼儁。卒於猗氏令。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淵。私署涼王李暠驍騎將軍。暠子歆亦厚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援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世祖之平涼州。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皂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國。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加寧朔將軍。爲政不苟。激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及劉彧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徑屯呂梁。太和十三年卒。贈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晉陽公。謚曰惠。

神部令

子鳳達。就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

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司空行參軍。遷主簿。太傅元丕爲并州刺史。祥爲不府屬。敕行建興郡。咸陽王禧妃卽祥妻妹。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敕行州事。祥初在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歟。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蕭衍遣衆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獨守。蕭衍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大懼。祥從容曉喻。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僞退。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崩散。潰擒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勲出其下。聞之。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

州敕除祥華州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仍爲別將與討胡使薛和討滅之神龜元年卒時年五十五永安二年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琨字懷玉少聰敏解褐相州倉曹參軍稍遷陳郡太守輕車將軍濟州征虜府長史卒年四十六

琨弟懷仁武定末長樂太守懷仁弟賁字叔文少有文學識度沈雅起家北中府中兵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建義初修起居注除濟州撫軍府長史出帝時轉膠州車騎府長史遷平東將軍太師咸陽王坦開府長史武定中中尉崔暹表薦賁除太守吏民懷其恩惠還卒於鄴時年五十八賁弟烈字季武歷太傅東閣祭酒卒於梁州鎮南府長史烈弟匡字季政頗有文學永安初釋褐封丘令加威烈將軍時經

河陰之役朝士多求出外故匡爲之後除平遠將軍符璽郎中卒於龍驤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時年三十五贈散騎常侍前將軍雍州刺史

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爲時所重釋褐奉朝請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司空高陽王雍引爲田曹參軍少雍性清正不憚彊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爲舉首選給事中侍中游肇後亦薦之會卒年四十二少雍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比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子元植武定中儀同府司馬

元植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

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四匹託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歷東荊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戎雅有恤民之稱轉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正光四年以老啟求致仕詔引見謂穆志方尚可除平原相穆善撫導民吏懷之孝昌二年徵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年七十七贈後將軍幽州刺史謚曰貞

長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孝昌初釋褐南司州龍驤府錄事參軍丁父艱居喪有禮後除給事中南冀州防城都督素為莊帝所知

知識及卽位除宣威將軍尚書右王客郎中持節為南濟冀濟青四州慰勞使尋除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仍領郎中太宰元天穆征邢杲引為行臺郎中尋除平原相子馥父子並為此郡吏民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顥拘子馥并禁家口莊帝反攻詔封三門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天平中為東南道行臺左丞徐州開府長史入除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還除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武定八年卒於郡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子德維武定末司徒行參軍

子馥弟子華字仲夷天平中右光祿大夫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高祖乃遣崇檢斷民官息訟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略兼加慰諭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轉中壘將軍散騎侍郎遷司空司馬兼衛尉少卿又領邑中正出爲河北太守崇初屆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卽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卒於官年五十六贈輔國將軍岐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音寇亂遺失

長子慶和性沉靜不競於時起家奉朝請稍遷輕車將軍給事中本郡邑中正卒

子德逸武定末齊王丞相府主簿

慶和弟楷字孝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解褐員外散騎侍郎蕭闕西征引爲車騎主簿仍爲行臺郎中征還以員外郎領殿中侍御史轉太尉記室參軍遷寧遠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本郡邑中正普泰初簡定集書省官出除征虜將軍司徒從事中書郎轉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爲肆州驃騎府長史頗有聲譽又加中軍將軍與和中撫軍司馬遇病卒

崇從父弟元章姿貌魁偉歷太尉中兵參軍司空錄事司徒從事中郎遷相州平東府長史屬刺史元熙起兵欲除元義元章與魏郡太守李孝怡等執熙賜爵猗氏伯除正平太守後靈太后反政

削除官爵卒於家。

崇族弟敬起字華之。起家中書博士。轉城陽王文學。除寧遠將軍。尚書儀曹郎中。龍驤將軍。平陽太守。卒。有五子。

長子永字神護。性麤率。解褐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除太尉記室參軍。遷諫議大夫。又轉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本郡邑中正。以母老解官歸養。卒於家。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永弟暢字叔智。自奉朝請。三遷伏波將軍。岐州征虜府長史。遷征虜將軍。魯陽太守。還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卒。贈衛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暢弟範字洪禮。卒於前將軍。給事中。本州大中正。

範弟粹字季義。出後叔仲起。武定末。平東後軍。遷遼西太守。

敬起弟仲起字紹隆。舉秀才。咸陽王禧為牧。辟西曹書佐。無子。兄

子粹繼之。

崇族子儁起。少有志尚。解褐奉朝請。轉太尉默曹參軍。伏波將軍。司徒倉曹參軍。卒。

長子達摩。武定末。陽城太守。

儁起從父弟援字乾護。身長八尺。儀望甚偉。解褐太尉鎰曹參軍。轉護軍司馬。稍遷冠軍將軍。司空長史。轉廷尉少卿。出除安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尋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

長子粲。武定末。青州驃騎府中兵參軍。

援從父弟仲景。汝南王悅常侍。

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七月十五日
午時

魏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竇瑾

許彥

李訢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也。自云漢司空融之後。高祖成爲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爲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加寧遠將軍。參與軍國之謀。屢有軍功。遷祕書監。進爵衛國侯。加冠軍將軍。轉西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爲殿中都官尚書。仍散騎常侍。世祖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先驅慰諭。因平巴西。氏羌首領。降下數千家。不下

第三十三終

西州

氏

者誅之。又降蠻酋仇天余等三千家於五將山。益吳平。瑾留鎮長安。還京復爲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世祖歎曰：古者右賢左戚，國之良翰。北齊本改作輔毗陵公之謂矣。恭宗薨於東宮，瑾兼司徒，奉詔冊諡。出爲鎮南將軍、冀州刺史。清約沖素，憂勤王事，著稱當時。還爲內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呪詛之言，與彌陀同誅。瑾有四子，秉持依並爲中書學生，與父同時伏法。唯少子遵逃匿得免。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也。官至尚書郎、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民婦，爲民賈邈所告，免官。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許彥字道謨，小字嘉屯，高陽新城人也。祖茂，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敏受易。世祖初被徵，以下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拜散騎常侍，賜爵博陵侯。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世祖以此益親待之，進爵武昌公。拜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真君二年卒，謚曰宣公。

子宗之初入爲中散，領內祕書。世祖臨江，賜爵高鄉侯。高祖踐祚，遷殿中尚書，出爲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潁川公受敕討丁零，丁零旣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之怒，遂毆殺超，懼超家人告狀，上超謗訕朝政。高宗聞之曰：此必妄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超有此言，必是宗之懼罪誣超。按驗果然。事下有司，司空伊馘等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揚本朝，盡心綏導，而侵損齊民，枉殺良善，妄列無辜，上塵朝廷，誣詐不道理，合極刑。太安二年冬，遂斬於都南。

宗之孫亮字元規正光中盪寇將軍稍遷冀州驃騎長史司徒諮議參軍年五十二卒

宗之長兄熙字德融襲爵武昌公中書郎早卒

子安仁襲除中書郎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元康襲爵後降爲侯拜冠軍將軍長安鎮副將遷監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廷尉少卿除魏郡太守固辭不拜尋卒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肅

子廓字崇遠襲爵除奉朝請累遷頓丘東太原二郡太守卒年二十八子子躬襲

子躬武定末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子躬弟子憲太尉中兵參軍

元康弟護州主簿

子瑞字徵之亦州主簿卒

瑞弟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雋常稱其家風自侍御史累遷尚書左民郎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後拜太中大夫興和初卒年四十七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絢弟遜武定末東陽平太守

遜弟曄字叔明性開率州治中別駕西高陽太守太中大夫興和三年卒年四十一贈鎮東將軍瀛州刺史

曄弟惇字季良武定末兼大司農卿

熙弟龍官至趙郡太守

孫琰字長琳有幹用初除太學博士累遷尚書南主客郎瀛州中正孝昌中卒年四十七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永熙中重贈散騎

常侍衛將軍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

琰弟璣字仲衡有識尚廣平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諫議大夫遷通直散騎常侍瀛州大中正散騎常侍滎陽太守行南青州事卒年五十五琰兄弟並通率多與勝流交遊又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諢延興中著作佐郎與慕容白曜南討後使江南應對敏捷雖言不典故而南人頗稱機辯滑稽焉使還爲東郡太守卒官子陀定州長史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崇爲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謚曰襄侯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

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宦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也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爲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彥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爲不平聞之於世祖世祖意在於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訢爲世祖所識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稍見任用入授高宗經高宗卽

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高宗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旣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降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爲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姓稱之。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王。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爲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觀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

造士

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顯祖從之。以訢治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意。乃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顯祖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訢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婿裴攸曰。吾宗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旣有此勸。竟如何也。昨來每欲爲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爲他死也。敷兄弟事。衆可知。有馮闡者。先爲敷所敗。其家切恨之。恒呼闡弟問之。足知委曲。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擲。

具條列敷兄弟罪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訴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爲廝役。訴之廢也。平壽侯張儼見訴。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攔陳端等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臣。未若盜臣。訴弟左將軍璞。謂訴曰。范攔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訴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攔。訴既寵於顯祖。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攔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延興末。詔曰。尚書李訴著勲先朝。弼諧皇極。讜言嘉謀。旬日屢進。實國家之楨幹。當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南部綜理。

煩務。自在厥位。夙夜惟寅。乃心匪懈。克已復禮。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無不爲。賞罰所加。不避疎戚。雖孝子之恩。慈母鷹鷂之逐。烏雀何以方之。若鄭之子產。魯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惡直醜正。盜憎主人。自往年以來。羣姦不息。劫訴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燒舍。傷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有司可明加購募。必令擒殄。六月。顯祖崩。訴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七月。以訴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攔知文明太后忿訴也。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訴外叛。文明太后徵訴。至京師。言其叛狀。訴曰。無之。引攔證。訴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攔曰。公德於攔。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攔今敢不忍於公乎。訴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訴有三子。

長子邃起家拜侍御中散東宮門大夫遷散騎常侍加平東將軍先訴卒。

子晴字誨明逃竄遇赦免。

晴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堅將軍齊獻武王丞相府水曹參軍。

邃弟令和今度與訴同時死。

訴長兄恭字元順成州太守卒贈幽州刺史容城侯謚曰簡侯。

恭弟瓘字元衡營丘太守襲父爵固安侯平西將軍卒贈兗州刺

史謚曰康侯。

子長生襲長生卒。

子元宗襲廣平郡丞陳郡太守。

璞字季真性惇厚多識人物歷中書博士侍郎漁陽王尉眷傳左

將軍長安副將賜爵宜陽侯太常卿承明元年年五十一先訴卒。

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子暉中書議郎。

暉弟固太學博士高密太守。

固弟欽州主簿。

欽子奭字元熾武定末鎮西將軍南營州別駕。

奭弟盛字仲炎安東將軍開府諮議參軍。

盛弟叔樊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欽弟蘊字宗令有器幹中書學生祕書中散侍御中散出爲燕郡

范陽二郡太守入爲員外散騎常侍尚書右丞中堅將軍遷左丞

延昌三年卒贈平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敬初崇之歸魏也與

州里北平田彪俱降而彪子孫遂微劣焉。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蹉跌之間便至夷滅

竇瑾李訢器識既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
嬰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貽伊戚矣

魏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終

魏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盧玄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湛。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
邈。並仕慕容氏。為郡太守。皆以儒雅稱。神麤四年。辟召儒儁。以玄
為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
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初
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
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轉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
義隆見之。與語良久。歎曰。中郎。卿曾祖也。既還。病卒。

子度世。字子遷。幼而聰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
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

鄭罷家。罷匿之。使者囚罷長子。將加捶楚。罷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宋本作人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至乃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罷妹。以報其恩。世祖臨江。劉義隆使其殿中將軍黃延年朝貢。世祖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中。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加鎮遠將軍。進爵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劉駿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對接。度世應對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囚繫久之。還鄉里。尋徵赴京。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未拜。遇患。延興元年卒。年五十三。謚曰惡侯。四子。淵。敏。祖。尚。初。玄。有五子。嫡唯

度世。餘皆別生。崔浩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誠約令絕。妄孽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淵字伯源。小名陽鳥。性溫雅。寡欲。有祖父之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拜主客令。典屬國。遷祕書令。始平王師。以例降爵為伯。給事黃門侍郎。遷兼散騎常侍。祕書監。本州大中正。是時高祖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之。高祖先謂淵曰。卿意以為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宜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奉敕如此。然於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為恨。淵不以介懷。及高祖議伐蕭贖。淵表曰。臣誠識不見覽。頗尋篇籍。自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不足為武。弗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為麤鼠。

發機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萬而表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眾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於晉世，吳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逮孫皓暴戾，上下攜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燼，政虐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在衽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禩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鳴鸞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土戴賴，臣又聞流言，闔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眾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為甚。愚謂宜速懲絕，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不芟之毫末，斧斤

一加，恐蹈害者眾。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旆，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惡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輅之戎，寧非謬歟。尋夫昔人若必須已，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雄，未聞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懼。且曹操勝表，蓋由德義內舉。苻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疆十萬之眾，寡也。今則驅馳先天之術，駕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

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靜有之。關左小紛。已敕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紆天功。深錄誠心。勿恨不相。遂耳。及車駕南伐。趙邵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爲副。勒衆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贖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四十。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拜儀曹尚書。高祖考課在位。降淵以王師守常侍尚書。奪常侍祿一斛。尋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蕭昭業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以淵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高祖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僞降。淵至葉。具曹虎譎詐之問。兼陳其利害。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表求先攻赭陽。以近葉倉故也。高祖許焉。乃進攻赭陽。蕭鸞遣將垣歷生來救。淵素無將略。爲賊所敗。坐免官。爵爲民。尋遭母憂。高祖遣謁者詣宅宣慰。服闋。兼太尉長史。高祖南討。又兼彭城王中軍府長史。尋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賜絹百匹。愉既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民和。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淵覺其萌。漸潛敕諸戍。微爲之備。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殺將佐。勒宿豫之衆。逃叛濱淮。諸戍由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旣廣。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除祕書監。二年卒。官年四十。

八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諶父志法種
絲書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逸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
多淵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
二門淵與僕射李冲特相友善冲重淵門風而淵祗冲才官故結
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冲淵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聞詔曰
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常侍韓子
熙讓弟仲穆魯陽男之例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許道將涉獵
經史風氣譽謔頗有文才為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
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勰為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遷司徒
東閣祭酒尚書左外兵郎中轉祕書丞出為燕郡太守道將下車
表樂殺霍原之墓而為之立祠優禮儒生勵勸學業敦課農桑墾

田歲倍入為司徒司馬卒贈龍驤將軍太常少卿謚曰獻所為文
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

懷祖弟懷仁武定中太尉鎧曹參軍

道將弟亮字仁業不仕而終

子思道

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顯祖女樂浪長公
王拜駙馬都尉太子舍人尋轉洗馬遷散騎侍郎轉安遠將軍中
書侍郎兼祕書丞尋以母憂去官服終復拜中書侍郎遷龍驤將
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轉長兼散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
年除左將軍涇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贈撫軍將軍青
州刺史賜帛三百匹謚曰文侯

文章數十篇

盧思道

子景緒武定中儀同開府錄事參軍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筭術尚高祖女濟南長公主
公主驕淫聲穢遐邇先無疹患倉卒暴薨時云道虔所害世宗祕
其醜惡不苦窮治尚書嘗奏道虔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主薨事
乃黜道虔爲民終身不仕孝昌末臨淮王彧因將出征啟除道虔
奉車都尉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
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以議歷勳賜爵臨淄伯遷
散騎常侍天平初征南將軍轉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驃騎
將軍幽州刺史尋加衛大將軍卒於官贈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恭文公主二子
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
馬見出之後更聘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競父爵至今未襲

道虔弟道偁字希祖州主簿沉雅有學尚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
弟道約子正達爲後武定中征虜將軍太尉記室參軍

道偁弟道和字叔維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
子景豫

景豫弟景熙武定中儀同開府諮議

道和弟道約字季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錄事參軍司徒屬幽
州大中正輔國將軍光祿大夫轉司徒右長史太傅李延實出除
青州延實先被病道約延實之妻弟詔以道約爲延實長史加散
騎常侍寄以匡維也永熙中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贊
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開府儀同高岳請爲長史岳轉除青冀二
州道約仍爲長史隨岳兩蕃有毗佐之稱興和末除衛大將軍竟
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贈使持節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開府諮議。少有令譽。徵赴晉陽。遇患卒。妻鄭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武定中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

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尚書左主客郎中爲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

淵弟敏字仲通。小字紅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議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高祖納其女爲嬪。敏五子。

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冲所歎美。起家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龜初任城王澄奏舉義僖。除散騎侍郎。轉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義僖交款。每與舊故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齊王蕭寶寅

啟爲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建義初。兼都官尚書。尋除安東將軍。衛尉卿。普泰中。除都官尚書。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性寬和畏慎。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

麥飯蔬食忻然甘之。永熙中風疾頓發。興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

子遜之。武定中太尉記室參軍。

遜之弟世猷。齊王開府集曹參軍。

義僖弟義宗。字叔預。司空行參軍。本州治中散騎侍郎。司徒諮議參軍。

子孝章。儀同開府行參軍。早亡。

義宗弟義敦。字季和。征北府默曹參軍。

子景開。字子達。武定中儀同開府屬。

義敦弟義安。字幼仁。不仕。義僖諸弟並遠不逮兄也。

敦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初為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詔昶曰。卿便至彼。勿存

彼我。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玉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若彼先有所知。所識欲見。便見。須論。卽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為貴。勿遞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及昶至彼。值蕭鸞僭立。於是高祖南討之。昶兄淵為別道將。而蕭鸞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昶本非骨鯁。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為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橫。鸞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曾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乎。縱不遠慙。蘇武寧

不近愧思寧昶對曰臣器乏陸隨忝使閩越屬蕭鸞昏狂誅戮無道恐不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蠖屈以求伸負辱朝命罪宜萬死乞歸司寇伏聽斧鉞遂見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祕書丞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請外祿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誠比者災氣作沴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徵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

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此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閭蠶饑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鬻襁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俠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

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睿喆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敷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卽正，仍侍中，祇守職而已。無所激揚也。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世宗所寵，時論鄙之。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夏，昶表曰：蕭衍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款誠內結，潛來詣臣，云：胸山戍今將交換，有可圖之機。臣卽許以旌賞，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獎率同盟，攻掩胸城，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胸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卽遣兼郟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琅邪諸戍絡繹繼援，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便卽據城。詔昶曰：彭宋地接邊疆，勢連淮海，威禦之術，功在不易。胸山險塞，寇之要防，水陸交湊，揚郁路衝，畜聚凶徒，虔劉邊鄙，青光齊竟，每懼其患。卿妙筭，旣敷克城殄衆，展疆闢土，何善如之。庸勲之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閻遵業具宣往懷。此戍郁洲之本，存亡所繫。今旣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見扼喉將圖救援之計，今水雨盛行，宜須防守。卿可深思擬捍之規，攘敵之略，使還具聞。昶又表：蕭衍將張稷、馬仙琕、陰虔和等各領精兵，分屯諸堰。昌義之、張惠紹、王神念、王茂光承彼傳信，續發建鄴，自存之計，并歸於此。量力準寇，事恐不輕。何者？此兵九千，賊衆四萬，名將健士，遠近畢集，邀憑兩熱，決死來戰。藉衆乘凶，希固巢

穴所以傾國而舉。非爲胸山將恐王師固六里。據湖衝南。截淮浦。勢崩難測。海利鹽物。交關常貢。所慮在大。有必爭之心。若皇家經略。方有所討。必須簡將增兵。加益糧仗。與之亢擬。相持至秋。天麾一動。開拓爲易。圖南之計。事本在今。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如其不也。伏聽朝議。昶又表。賊徒大集。衆旅彊盛。置柵胸山。屯守門井。并圍固城。晝夜連戰。恐狡勢既彊。後難除擷。輒欲令征虜將軍趙遐。率勅見兵。與之決勝。遐慮衆少不敵。若一舉失利。則衆心挫怯。求待大衆俱至。奮銳擊之。竊謂此謀非爲孟浪。且臣本奉朝規。令相拒守。以待涼月。今歲已云秋。高風漸舉。經筭大圖。時事既至。且鮑口以東。陸連無閔。胸固之間。本無停潦。宜時掩擊。邊陲而賊自夏以來。貫甲不歇。從六里以北。城柵相連。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衆臨之。必可禽捷。一城退潰。衆壘土崩。乘勝圖之。易於振朽。脫

兵不速至。長彼熾心。軍士憂惶。自生異議。請速簡配。以及事機。詔曰。克復胸山。計本於昶。乘勝之規。終宜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卽委處分。前機經略。一以任之。今旣請兵。理宜速遂。可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胸山之克。寔由於卿。開疆拓土。實爲長策。然經討未服。非卿而誰。而蟻徒送死。規侵王略。天亡小賊。數在無遠。故前者命卿。親臨指授。尋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旣痊復。宜遵前旨。秉戈揮銳。殄寇爲懷。已發虎旅。五萬應機。電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請。截彼東南。亮委高筭。又詔昶曰。取胸置戍。並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卿以兵少。請益。今已遂。卿本意。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遽以表聞。又聞。衍軍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胸山薪水。得

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衍昶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爲甚焉世宗遣黃門甄琛馳驛鑰昶窮其敗狀詔曰胸山之敗傷損實深推始究末罪鍾元帥雖經大宥輕重宜別昶一人可以免官論坐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恤至死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高祖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

子士巖儀同開府掾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閒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或欽愛之及或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蕭衍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厝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

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啟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凶率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起家祕書郎轉司徒祭酒稍遷輔國將軍司徒司馬卒於官贈散騎常侍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

子士深開府行參軍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太和中拜議郎轉趙

郡王征東諮議參軍母憂去官後為太尉主簿司徒屬范陽太守章武內史兼司徒右長史加冠軍將軍轉左長史出為前將軍濟州刺史入除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卒年六十二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長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尚涉歷文史有譽於時位司空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敬舒有文學早卒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為員外郎因歸鄉里永安中為都督守范陽三城拒賊帥韓婁有功賜爵范陽子永熙中除右將軍太中大夫栖遲桑井而卒年六十

子士偉與和中散大夫

子翼弟文符字叔僖性通率位員外郎羽林監尚書主客郎中遷

通直散騎侍郎。永安中卒。年四十。

子子潛。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度世李氏之甥。其爲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袁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販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旣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叙爲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然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三王。當世以爲榮。淵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惟薄混穢。爲論者所鄙。

度世從祖弟神寶。中書博士。太和中。高祖爲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總攝鄉部。屯於海濱。遂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事在帝紀。

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歷中書博士。稍遷高陽王。雍鎮北府。諮議參軍。幽州中正。樂陵陽平二郡太守。洪三子。

長子崇。字元禮。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景明中。驃騎府法曹參軍。早卒。

子子剛。司空行參軍。荊州驃騎府主簿。沒於關中。

崇弟仲義。小名黑。知名於世。高陽王雍司空行參軍。員外散騎侍

郎。幽州別駕。

弟三子叔矩。字子規。武定中。尚書郎。

子規弟子正。司徒法曹參軍。崇兄弟。官雖不達。至於婚姻。常與玄家齊等。仲義弟幹。字幼頑。州主簿。子讓。儀同開府參軍。

洪弟光宗子觀。觀弟仲宣。事在文苑傳。

仲宣弟叔虔。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

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至滄州平東府長史。

侍伯。永熙中。衛大將軍。南岐州刺史。

侍伯從弟文偉。與和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大夏縣開國男。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

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

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魏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魏書卷四十七

魏書卷四十八

魏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各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麈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平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

外信前北
風采多府
川煙花枝

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毓從事中郎。毓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勲。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雍本改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者。雍本獨不疑二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

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

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郗勸。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旣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旣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

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官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敕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爨，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

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卽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蹇愕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

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適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昇階。歔歔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得失。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脩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爲鑒誠。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

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覲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睿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定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

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俊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

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頗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

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武。雍本改武又俳優鄙藝，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

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

代都賦

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本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

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公之號播於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朕旣纂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脩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威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

教養

官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

文教

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使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閔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雁門王道雅

祕書郎雁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麀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偃兵息甲脩立文學登延雋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皆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穢殆盡在者數子然

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叙于懷。齊衿于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頽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業徂征，戎車屢駕。栴盪進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一。假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豐壘廬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莞單，夙罹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

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七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擴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各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輜軒一舉，橈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

茂風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
九臯翰飛紫冥頻在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
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
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儔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
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
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離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
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
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祈九流以分崔宋
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名象魏謦謦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
矜素而能賁潘符漂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
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解

為兼識扶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殫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衍
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為
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
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
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
用光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
裳腰紐雙佩榮耀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
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斯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
心九摧揮毫頌德灌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
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
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
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

往因時。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剪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窮豎。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辜。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漸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持有不豫。以高祖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

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高宗迄于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閔。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聞脩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歿之年。勗臣於已

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獻
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
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
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
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慙慙之情
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室而醑酒在
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
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
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
以之亡公且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
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感情性雖曰哲人
孰能自競在官者始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

也柔順之倫興於諱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
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
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
無以酒狂而喪其倫途邪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
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
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
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
長酣以爲高遠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
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
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
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
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

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絃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脯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

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免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

寒徒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贈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以瞻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錫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

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箋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算法爲算術三卷子忱襲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爲政寬惠民庶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尋卒

孫貴賓襲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郎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靜不競世利在散輩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卒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法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

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治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綽爲政強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裨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頴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歷肅宗初司徒清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於冀州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軍還除汲郡太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等朋附高肇詔並原罪俄行滎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爲政清平抑彊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戶遷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掾早卒

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

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

推弟燮字季和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徵辭疾不應恒譏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賓奉朝請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構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始神麤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爲楚王傅直君中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劉義隆世祖臨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超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矯襲卒子師襲

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祿少卿行涇州事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襲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為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歎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後為洛州錄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齋帥
矯弟遵自有傳

毗字子翼鄉邑稱為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謚曰恭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

人也少時竊遊河表關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領祕書典著作選為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與李彪為寮友並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川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為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為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子懷恕聰率多關甚收潁川情和至襄武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

參軍。

懷恕弟懷遜。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魏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

終

西州宅園
氏園南園

魏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李靈

崔鑒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總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總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麈中。世祖徵天下才雋。靈至。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溫謹。選授高宗。經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踐阼。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帝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師傅之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為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道。

及右開
長

符謀反殺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雍州別駕李允等恢時年四十八顯祖愍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

恢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子瑾字伯瓊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轉司徒廣陽王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流參軍太尉清河王懌記室參軍後除中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弔慰大使至冀州值葛榮圍逼敕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三子自隨次子戰死瑾恐動人情恐哀輟哭城陷沒賊旣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如故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定瀛

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悅祖弟顯甫本州別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以功賜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贈顯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縣開國伯

子搔武定末河內太守

顯甫次弟華字寧夏初爲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尉轉直閣將軍武衛將軍華膂力過人頗有將略每從征伐頗著軍功賜爵欒城子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幽州刺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

次敬義司徒長流參軍兼光祿少卿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卒贈本

將軍慶州刺史。

次叔向爲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逼入蕭衍。

次幼緒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稚明兄弟。並不脩名行。險暴無禮。爲時所賤。

華弟憑。字青龍。祕書王文中散。累遷冀州征東長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趙脩。超遷司空長史。給事黃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脩黨。免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綜。字道。字良軌。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郎。遷洛。爲營構將。高祖南伐。爲行臺郎。車駕還。拜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轉步兵校尉。兼散騎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拜司空諮議。加中壘將軍。京兆王愉。以征東將軍。爲冀州刺史。道爲愉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道不從。爲愉所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簡。拜子渾。給事中。

渾。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渾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

繪弟系。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初爲征東法曹參軍。後除奉車都尉。加寧遠將軍。尋拜大司馬。廣陵王錄事參軍。府解。還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武王從子永樂。爲濟州刺史。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交之禮。及永

樂薨。系送葬還都。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雋舉系爲尚書南主客郎。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爲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尋加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岳出討。以系爲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靈弟均。趙郡太守。

均子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冠魁偉。受學於梁祚。興安中。爲祕書中散。本州別駕。轉趙郡常山二郡太守。遷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天安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璨參

二府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先屯下。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閻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卽與俱載赴軍。元等人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尅。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寒。永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州之功。賜爵始豐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謚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稱。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振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襲爵。拜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州治中。

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弟子岳字鳳時。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早孤。事母孝謹。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閣將軍。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議。轉司馬。監營構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為御史所劾。除名。為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

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為長。與游

肇往復。肇善之。遷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遺

言薄葬。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惠。

子藉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事中。司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諾一篇。文多不載。永熙初。卒。年五十四。

贈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徹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

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弟幼遠。性麤暴。每為劫盜。刺史錄殺之。

宣茂弟叔胤。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南趙郡太守。在位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謚曰惠。

子弼字延軌。位至相州錄事參軍。

弼弟翼字景業。初爲盪寇將軍齋帥。又除員外郎。遷尚書郎。仍齋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叔胤弟仲胤。自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尚書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綿五十斤。贈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恭。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被徵。語在允傳。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而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出爲奮威將軍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悅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治銅。以爲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爲常山太守。卒於郡。時年二十七。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默曹參軍。再遷寧遠將軍。新野太守。還除太尉掾。出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卒。年四十五。

長子放寬。襲爵。齊受禪。例降。

合弟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爲定州。秉復爲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母極令。時甄琛。爲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于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卒。總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後爲司空。主簿。轉掾。城門校尉。長兼司空司馬。遷長史。加輔國將軍。出除左將軍。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

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為杜洛周攻圍秉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州事轉征虜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昌末冀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為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避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昌中除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光祿如故頗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職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為荊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行臺常景引為行臺郎又啟除員外郎復為安遠將軍尚書左中兵郎中以

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為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參軍假寧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玄賊破之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州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歿時年三十五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瓚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彥撫軍將軍

叔彥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征討有功

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郎。轉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秉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秉卒於家。時年三十六。贈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謚曰簡。

秉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開府屬。遷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太守。卒於郡。年五十一。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別駕。

秉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議幹。初為中書學生。高祖時。殿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為揚州。引廣為鎮南府長史。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

遠將軍。光州刺史。

子元獻。字世儁。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廣弟文業。為中書博士。轉司徒主簿。城陽王鸞為定州刺史。引為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謙。武定末。司空諮議參軍。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為盛哉。

魏書卷四十九

七月三十一日午

魏書卷五十八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為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麈中為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兼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為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欸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

或兗州刺史畢眾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擲詣軍歸款元並納之遂
長驅而進賊將周凱望聲遁走或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眾討安
都屯於下碭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
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
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
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
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
傷士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守身率精銳揚兵于外分擊呂梁絕
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
餘級武原窟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
之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
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
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
合永棄船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眾軍邀其走路南北奮
擊大破于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
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或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
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
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或
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兗
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
固元遣慰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
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饑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
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公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
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彊守不

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闚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離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卽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千沓于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械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代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

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卽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款。或復遣沈攸之、吳悖公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瓦，膝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

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愷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悌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

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敕勳等領衆三萬人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歸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已，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旣而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道成旣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

平之東南清晏。遠近怙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內旣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尅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旣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忝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勲負蒙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

呼延籠達

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年。專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潤廣。謀猷是仗。方委之民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冲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王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夫大道疑虛。至德冲挹。故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選。朕旣虛寡。德謝曩喆。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

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克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報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軌，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跡獻則，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

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耄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羣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勲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近流詠。隄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余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溫明祕器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奪祿一周。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謚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兗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死。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永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卽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碭。碭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之。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旣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旣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

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糜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糜溝，糜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尅。白曜以一句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尅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愔、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愔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

或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郡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天弃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卽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

以一介爲高。不佞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闔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螻蟻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於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復崇吉毋妻。申纂

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誼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據。不爲之拜。忿而筆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

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啟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闔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王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視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首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

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糜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壁。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惴惴。莫不南顧。時兵役旣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續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效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尅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尅定。逃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

契濶於矢
石之間

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聖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盡。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盛德。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啟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濶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既夷。身應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王將驍雄。按鉞在所。莫不殉忠死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岱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以語勇哉。白曜果毅習

戎體閑兵勢。靈不知士民之不可籍。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

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卽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徵好碎事，頗曉工作。王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

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不敢復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字僧虔，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契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名行。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尅彭城猶拾遺，擢將馘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

王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八終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齊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

左右日記之。尋徵詣行所在，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殞。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其居民於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邠出青州，諸軍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

合理

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爲耳目。廣設方

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蹶。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靑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徃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謚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爲內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北將軍沃野鎮將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內侍左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領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

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氏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於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

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氏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氏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啟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啟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氏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福，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

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尅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甚，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旣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唇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作句或作句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

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資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闕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尅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卽便交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于賊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旣而班師先是河

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饑窘侵涼洮一爲河大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袍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

盧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真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氏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關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惡俱殲關關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旣振羣愚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

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卽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剪凶黨勳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闕關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敕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顙無事閒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卽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于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

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桺旃。據險不順。喜率眾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謚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敕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眾三萬。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為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太宗時。為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為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

袍罕。眾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袍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袍罕。金城邊。罔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眾。賊乃引退。罔會復率眾四千攻城。氏羌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為罔等形援。敕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既而偽退。罔率眾騰逐。敕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罔。而北嶺之賊從高射。敕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為主。敕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眾皆驚亂。又遣步卒攻門。尅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眾。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閻根率軍助。敕文。敕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

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纂集眾旅。尅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卽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眾。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氏羌盡相唇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眾已集。尅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牆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尅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時遣大軍。助臣誅剪。表

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壑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壑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壑外。拒關。從夜至。且敕文謀於眾曰。因獸猶鬪。而況於人。賊眾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眾。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尅之易矣。眾咸以爲然。初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賊眾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躡之。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眾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眾。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次略陽。敕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益擊劉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尅。天安元年五月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

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子後坐爭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蠕王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績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膽恤妻子不免饑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已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溫爲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

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秦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殞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卽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頗破賊軍擒其將顧儼卒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

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氏羌反。攻逼駱谷。鎮將長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長孫觀掩擊氏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旣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緩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

安土樂業

爲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氏羌叛逆。遂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絕。其賊帥蠻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蒞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恬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機。統臨四海。恩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際。然赤水羌民。遠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敕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為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為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為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為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陰侯。加安

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曠。有才用。出為趙郡太

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

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

子羅漢。東宮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

揚將軍。出為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人為散騎常侍。顯

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

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敕

之軍次于柁。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眾遁走。張永仍屯下碭。

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尅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

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水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等進擊

首虜。及凍死甚眾。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曰。劉彧肆逆。

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

蟻眾。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

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款。自求多福。時攸之吳禧公等率眾數萬。

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

率騎五百。在水南。奚斤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

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

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或
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
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
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
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
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勿弼丘隆先沈榮宗
陸道景等首攸之憺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
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劉或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
恒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或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
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
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孫爲中書口上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東萊鎮將

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沉勇
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整
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通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終



五
籍
商
等
韻
心



